



楊 金 著 杜 樸 譯

工人成了工程師

工人出版社印行



師程工了成人工

譯 樸 杜 · 著 金 楊

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



工人成了工程師

作 者 楊
譯 者 杜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金 樸

一九五〇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雷報掛號二二七三

• 不許翻印 •

[61] 1—10000

本定價：3.40

前言

由一個工人變成了礦長，由一個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裝運工人變成了製訂複雜計劃的工程師——這就是楊金所寫的『一個斯塔哈諾夫工作者的自述』這本書的梗概。

作者以回憶錄的形式寫出了他自己十多年的經歷和工作經驗。他原先是烏拉爾銅礦的裝運工人，由於自己的刻苦學習，鑽研技術，和創造性地吸取別人的先進的經驗，在黨、行政和工程師的關心協助之下，結果發明了採礦中的『多鑽法』，大大提高了生產，榮獲了一九四二年度的斯大林獎金。其後又進入斯維爾德洛夫礦冶學院深造，成績優良，畢業後成了工程師，並被提拔為礦長。他從一個不懂技術的普通工人，經過自己的刻苦鑽研，提高到完全掌握了技術的專家，

能與科學院偉大的科學家並肩爲伍的這一經歷，將給我們新中國工人很大的信心，祇要我們努力，我們也可以同樣創造出這種光輝的榜樣。

作者以生動的實例告訴我們：增加生產不能單靠賣力氣；更重要的是要轉動腦筋，改進操作方法，與合理地配備人力和使用工具。同時還要注意精簡節約，使人力物力都能發揮最大的作用。作者告訴我們，他怎樣學習別人的經驗，怎樣把它應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他怎樣實際參加到工作中去觀察、學習、體會，而不是參觀、看看、談談就算了。他不是把別人的經驗生吞活剝地硬套過來，而是創造性地採用，並且還按照具體條件，加以改進，加以發揮，把『多面法』向前推進一步，發明了『多鑽法』。

此外，作者也告訴我們，技術人員對工人的發明創造應當採取什麼態度，他說明了技術人員應當以自己的理論知識與工人的實際經驗相結合。像書中的總工程師阿克森諾夫和段主任諾維柯夫，他們對工人們的一些創議都是熱心關切，仔細考慮，幫助他們實驗，即時爲新的生產方法作總結，加以推廣。技術人員還要注意組織工作的進行，要考慮經濟因素，不能把自己僅限於技術方面，限於製訂

計劃，祇要計劃草就，就百事大吉不聞不問了，而是要隨時注意工作進行的怎樣，計劃是不是妥善，是不是儘量爲國家節省了開支，甚至要作到一個錢辦兩個錢的事。

作者告訴我們，黨和行政方面應當怎樣關懷新的進步事物，怎樣推動它向前發展。他談到深入羣衆的領導方法，談到開展生產競賽，推廣斯塔哈諾夫運動，談到領導者不僅要關心生產問題，而且要關心工人的生活 and 福利。他也告訴我們，領導人的威信不能僅靠職位就現成地拿到手，而是要以自己的行動去贏得等等。

在我國生產建設越來越佔有更重要的地位。作爲建設動力的生產競賽新紀錄運動和合理化建議運動，雖然剛在萌芽，但是它們一定會像蘇聯那樣，以無比的力量發展壯大，成爲波瀾壯闊的全國性的運動的。我們希望這本關於斯塔哈諾夫運動的書，能够多少幫助新中國的工人、技術人員和行政管理人，使大家能更好地吸取蘇聯的經驗，創造性地把這些經驗應用到生產建設中去，在多方面吸取蘇聯的經驗中，使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能够更順利，更迅速地向前發展。

本文原載蘇聯文學一九五〇年一月號，原題爲「一個斯塔哈諾夫工作者的自述」，現採爲副題，現名爲譯者所加。

文中若干專門名詞，在翻譯過程中，曾就教於幾位從事採礦和機械工程方面的同志，謹在此致謝。

師程工了成人工

述自的者作工夫諾哈塔斯個一

一九三四年，我到了烏拉爾，克拉斯諾烏拉爾斯克的克拉斯諾格瓦爾德斯卡雅銅礦。

我時常回憶起我來到礦上第一天的情景。從表面上看，一個青年人得到了一個工作，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礦上給我們這些新來的人那種熱烈的歡迎，却使這一天成為值得記憶的日子了。特別有人來照顧我們，他們盡力讓我們在這座簡陋的小礦城裏得到可能的舒適。

我曾經聽到和讀過許多關於人們第一次下礦所經歷的聾人聽聞的事情。有些人說：『你感到沉重可怕的岩石要壓下來。』另一些人說：『坑裏陰暗令人窒息。』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却是那裏面很溫暖。

礦裏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他們給我們的是最簡單的工作：我做的是裝運工人。別人用氣鑽在鑽面上打爆炸眼，在眼裏放上炸藥；礦石爆裂下來的時候，我們就用鏟子把它鏟到小車上。但是就是我做的這種簡單的體力勞動，也是機械化的大規模生產過程中的一部分。

裝運工人是兩個機械化過程中間的連鎖。我們必須努力趕快把鑽面上炸鬆了

的礦石弄乾淨，好讓裝載礦石的小車能川流不息地送到起重機那兒。

這一切都要靠工人動作迅速敏捷。

我一定要好好地幹，我自己這樣打算着。

很快我在礦裏認識了一些人，交了一些朋友。雖然過了很長的時間——事實上有一年多了——我還沒有昇級，可是我下決心繼續留在礦裏。我對於工作已經發生了一些興趣。我有一個秘密的野心：要做一個熟練工人，但是我不願意表露出來。最後我們的組長米哈爾·葛里戈爾葉維奇·庫爾查耶夫有一天來給我說：『你願意作鑽面上的工作嗎，伊拉里昂？我看你已經摸到些門路了，你有什么意見？』

『我願意。』

『那好吧，聽我告訴你。』我們一塊坐下來，那一整個黃昏，庫爾查耶夫告訴了我鑽工必需懂得的一些事情，他解釋礦脈是怎麼走的，礦石和岩石像什麼樣，怎麼樣拿鑽，發生意外事件的時候怎麼辦，以及要準備些什麼……

『我看你在這裏的這一年當中，時間並沒有白費。』當我們要分手的時候他

說：『如果你碰到困難，你可以經常向別人請教。晚班你就開始吧。』

庫爾查耶夫可能並沒作過演說家，但是他談起他的故鄉烏拉爾，談起偉大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談到採礦工作，都是那樣熱情有味道，使我不禁手癢，想馬上拿起鑽來工作。

庫爾查耶夫在我開始打眼的時候，故意離開了鑽面，大概他想到留我一個人，在裏面，我自己會感到更有把握些。從教學的觀點上看，他是對的。而在我這方面，我是太感激他了，因為他居然大膽地把我放在鑽面上工作把他自己換下去。我第一班打了七個一公尺半深的眼，每件事都進行得很順利。

快下班的時候，米哈爾·葛里戈爾葉維奇來了。

『七個？好得很。』

他檢查了位置，並和我握了手。當他向外走的時候，他回過頭來向我說：

『聽着，小伙子，我已經告訴他們立刻給你按計件工資計算，這樣你可以更好地注意——你現在要注意完成定額了。』

就這樣吧，我對自己說，讓它有個定額吧！

我回到家裏，很興奮，很高興。吃過晚飯，我坐下來寫信：一封信給我的老婆，叫她立刻搬來，另一封信給集體農場主席雅可夫·梅庫洛夫，請他幫助她動身。

礦上的行政方面爲了我接老婆來，也給了我許多幫助。段主任給我說：

「一個人到這裏來不帶着家眷，我想他不會認真工作的。要是你下了決心要做一個礦工，那麼最好你就在這裏好好地安置下來。」

我老婆還沒有到，很早就有人告訴我如果我的家來了，我可以有個單獨的住宅。

終於來了這樣的日子。當我穿過這座礦城的時候，不再是一個打光棍的短工了，而是一個真正的礦工，一個到烏拉爾來安居樂業而且有個體面的家庭的人了。

在這一段時間裏，我通過了技術考試，已經從第七級提昇到第八級。我有了個職業了！

一九三五年我修完了所謂爲社會主義勞動的主人而設的課程。

過去我祇上過三年學，我必需加緊學習補上這種損失。上課嗎？我就去上！報告嗎？我就去聽！學習小組嗎？更不反對！我還能登記參加別的什麼嗎？

『願意登記參加目前的政治班嗎？』

『當然！』

許多人似乎都對一件事有興趣，那就是勸說青年礦工學習。

黨委會聽了礦上的工會委員會和成人學校的報告後，告訴他們要更加發揮主動性。通過了關於學習綱要和進度的各種決定，這些決定都是很嚴格的。

那時我們的組長是阿歷克賽·波亞爾斯基霍，他對青年工人沒有多大幫助。

他把新來的人的任何一點成功都看做是對他個人的觸犯。是嫉妒，還是什麼呢？再沒有比那些想要在技術方面採取任何新辦法的礦工更使他頭痛的了。我在波亞爾斯基霍那個組裏作工的時候，班督察巴維爾·奧西伯維奇·索可洛夫——共產黨員，有經驗的礦工，熱心而可親近的人——走來給我說：

『你聽說過斯塔哈諾夫產多少煤嗎？』

『我聽說過。』我說。

『好，你想如果我們這裏每樣東西都安排得很恰當，你能生產多少呢？』

『巴維爾·奧西伯維奇，你自己懂得，我在這方面是資格最淺的……』

他笑了。

『嗯，小伙子，』他說：『這正是我來找你的緣故……來幹它一下吧。如果有困難，我們幫助你。主要的是要動腦筋，要有自信。』

他向我意味深長地眨了眨眼睛。

索可洛夫以前在我們上班的時候多半祇到我們這裏來看一次。可是現在我看見他兩次三次地來看我。他是在注意我，看我進行得怎麼樣。我整班的時間實際上都花在打眼上，很少用時間來作輔助工作，我並沒有特別緊張。就這樣，在上班時間完了的時候，我的生產達到了我的定額的三倍。

我同波亞爾斯基霍一同從升降機上去。他沒有同我說一句話。瞪着眼看我，一聲不響。從那以後有四天裏面，我們碰面的時候，他一直沒有給我打招呼。他怎麼啦？

我們組長的這種行為是對我們青年礦工的一個暗示：可不敢生產得比他多。

有的時候因爲尊敬老礦工，我們的確是故意做得慢一些，讓我們組長的產量比我們高。在這樣的時候，波亞爾斯基霍就高興起來了，並且開始挪揄我們。

『怎麼樣，你們這些毛頭小伙子？你們想你們幹得過我老頭子，嘿？看看他怎麼打眼，學學吧，你們這批毛孩子！』

可是祇要有一個人有時超過他一點，他就又生氣了。

很久以後，我懂得了這個毛病在那裏。過去老礦工們要很多年才學得會手藝，在革命前，礦是屬於資本家的，採礦的技術是原始的，所以也就不能不是這樣。而我們年青的礦工到礦上來的時候，礦上已經安置了新機器新裝備，採用的是新的蘇維埃的技術訓練方法。現在礦裏整個的風氣，使工人學習業務學得快得多。過去他們要學上幾年的技術，我們祇要一年或十八個月就行了。有些老礦工曾經經過很痛苦的過程才使自己適應這種改變的。

『這個問題，我們是這樣看的。』索可洛夫說：『對於青年工人，一定要給他們援助。至於像波亞爾斯基霍這樣的人，我們也要教他重視新的方法。記着我的話，波亞爾斯基霍過些時會丟掉他那些無聊的東西，他會對自己有個好的估價』

的。』

他說的對。

大約十年以後，我從報上看到阿歷克賽·波亞爾斯基霍因爲運用斯塔哈諾夫方法成功，獲得了褒獎。這是沒有什麼稀奇的。斯塔哈諾夫運動把最頑固的保守派掃除了，幫助那些『落後的』走上了正路。

葛里戈里·伊瓦諾維奇·查捷耶夫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的組長。他也是一個老礦工，但是不像波亞爾斯基霍。他是一切新事物和果敢行動的熱烈支持者。他對每個青年鑽工的成就都很高興。一天他來和我說：

『我看你同你那位組長有些合不來，到我這個組來怎麼樣？』

『我沒有意見。』

『那就這樣做吧，』查捷耶夫說：『現在我們要永遠坐飛機了。我已經告訴過負責同志。』

下一班我轉到查捷耶夫的隊上。這一隊差不多總是產量佔第一位，在生產指數板上用飛機標出來。而波亞爾斯基霍那一組幾乎總是『騎馬』或是『坐車』在